

女人書

NURENSHU

Sui Sui

穗穗 著

海风出版社
HAI FENG PUBLISHING HOUSE

女人书

穗穗 著

麓湖诗丛/黄礼孩 主编

海风出版社
HAIFENG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人书/穗穗 著. —福州: 海风出版社, 2007. 7

(麓湖诗丛; 2/黄礼孩主编)

ISBN 978-7-80597-705-8

I. 女… II. 穗…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0684 号

书 名: 女人书

作 者: 穗 穗

责任编辑: 刘 克

出版发行: 海风出版社

(福州市鼓东路 187 号 邮编: 350001)

出 版 人: 焦红辉

印 刷: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15.5 印张

字 数: 246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597-705-8/I·144

全套定价: 80.00 元



穗穗

本名梁文静，70年代出生。网名：穗穗、紫穗穗，笔名：紫穗，安徽芜湖人，祖籍江苏扬州，从事过记者、编辑、金融经纪人、演员等职。1989年开始发表作品，1996年加入芜湖市作家协会，1997年离家去海南发展，中间不再投稿并写作，2000年开始网络写作。曾出任过多家网站和论坛的诗歌版主。作品散见《绿风》《常春藤》《中国艺术家》《诗歌月刊》《诗歌报月刊》《中西诗歌》《中国风》《幸福》《诗生活年选》《中国诗歌散文文集》等报刊杂志，未参加任何诗赛。属于野地之麦穗，孤独的行者。二十年间共创作诗歌两千多首，现定居北京。

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suisui729>

作品简介

本诗集遴选了穗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现二〇〇七年全部作品中的精华，约七十首诗歌，籍为一册。全集共分四辑，第一辑内心生活，体现了穗穗诗集“女性大辞典”的丰富性、多样性和思想性。第二辑上帝已死，以组诗的面目呈现，包含了穗穗对生命、人生、苦难等生活和哲学意义上的感悟和认识。第三辑爱在飞翔，是穗穗爱情诗歌的总汇，展现了穗穗女性情感世界的多姿多彩。第四辑寻找梦中的蓝花，通过各种视角，审视自己和社会的投影，有着终极意义的思考和追问。穗穗是一个忠实于内心生活的阳光女人，她率性、坦诚、唯美、善良，是一株在诗歌野地里自由生长、丰盈葱郁的紫穗。阅读这本诗集，您可以通过丰富的诗歌文本，全面地了解一位女诗人不断成长、自我完善的心路轨迹。正如穗穗的后记所言：“人类的情感在文字里始终有一条秘密的通道，只要还有情和爱需要倾诉，文学是不死的！诗歌是不死的！我们就会在诗歌里不期而遇、心有灵犀……”

责任编辑：刘克
装帧创意：黄礼孩
制作合成：张波

时间反刍着诗的灵魂 (序)

海上

——我看见、我感到的穗穗和她的诗

杜拉斯是对的，她找到了女性写作的身心根源，“每次我有欲望，我就有爱情。”“如果我只属于一个男人，我就不再完全是个女人。”“如果你只喜欢同一个男人做爱，你就是不喜欢做爱。”她说的“欲望”更多的是直指创作表达内心世界的基因变幻。当然包括其它的心性。欲望发生着的生命，就是发生了爱情的性命（这是激情和感动时刻最大的综合出口）。

一个女人应该在隐秘中同时或不同时地被各式男性惦记着，于是她不只属于一个男人了，对一个女人完整的身心拥有和遥远的怀恋，都该是“属于”的意念范畴。所以一个女人必须活在许多男人的心目中。反过来，一个女人也应该真正懂得怎样去爱。或者说：如何表达“做爱”这个神圣而原生的纵情动作……

我们是知道“意淫”这个词语的，天底下的饮食男女都有不同程度和热度的意淫。广义的“做爱”已经无法藏匿起来，只要欲望萌生，爱情给它以舒缓的通道。

穗穗让我读读她的诗作，我天性就苛刻挑剔，表示出难堪之情，但她一再说：就是要你说说不好的地方。我就说诗人的情绪、趣味以及对事象的直觉关照，基本奠定了一首诗的品质高下。诗象如同天地万象，从内部发生时传出，到可视觉的形式，那是元素全息三维的表达。现在还必须增加一条时间隧道的“四度空间”，简单的情绪直叙已然不足以产生表达时的精彩。



当诗意百分之百地进入穗穗的胸襟或者心灵，她有强烈的写作冲动。穗穗的创作功放没有完全输出她在身心内部流动的诗情，所以我们读到的诗只有百分之八十。或者说，还有百分之二十的形而上的意境被丢失，被在转换成文字的过程中严重地失真。穗穗是有诗的，她的每一首诗确实是她“内心生活”的影像。而我也确实感受到一个女性诗写者的真诚的剖析自己的爱情、生存和漂泊的生命状态。她交待了、奉献了、释放了，同时她也消灭了时间。

时间，这是很耐人思考的话题。诗人的时间不仅是个性生命的，其实更是诗性的隧道……以创作的时间来换取记忆中的时间（以时间的距离回眸观察自己的经历）。

过去式和未来式的时间链接点上，惟有诗的灵魂在移动、在徘徊。

我多么希望诗人用时间的嘴巴（牙齿和口腔）反复咀嚼，而且像反刍动物一样，嚼出灵魂的每一种配方。我这样说肯定会遭到网络写垃圾诗歌群落的不屑嘲讽，很遗憾我一百年不上网，从来不怕伪诗人群而攻之。诗歌大白话流口水的形式即将倒计时灭亡，这是一场瘟疫式的灾情，更像一场蝗虫们的恶袭，时间到了，时间会吞噬这一切。

穗穗的这部《女人书》，以写作理由及其写作根源感动了我，她经历过许多值得记录的世态，她有故事、有生活，她的情感很丰盈。女人是有秘密的，而诗歌恰恰最能揭示甚而传递这种秘密的所在。

其中的一首短诗就叫《女人书》——

我曾经无数次
将身体打开，奉献给大地
或者我曾是一片茫茫的雪原
你来，他来，大家来
都来吧，这冰清玉洁的一生
如何能覆盖住一世的苍凉
赞美的唇齿里，谁曾真正
放轻过脚步，疼惜过
那片洁白的豁达和纯美
不忍吗？每一行足迹
都指向感伤，无疾而终。



“浑浊是命定的伤痕”

我会在雪化时复原

明年的冬天，我还会

这样的打开，这样的

——白……

“雪原”是寒冷的，但是它来自苍茫天宇，洁白而清亮。诗人想知道谁能和她一起以“苍凉”命题而追问天地。孤独，干干净净；寂寞，清清爽爽。女人是一本书，读懂她、阐释她，也许可以走进这本书的每一个细节，亦或可以留下增添的注解……这也是属于宇宙间“无字天书”系列中的个体生命的小书，惟有掌握宇宙语言的阅读能力，方可读出它的秘密。在穗穗的眼中，秘密不是“黑暗”，而是纯美的洁净，复原后的“白”。她给读者一个巨大的思考悖论，人们往往把“秘密”难以觅释的原因归析于“黑暗”，而她打开的“女人书”是一片冰凉的白。“白色”未必能使人人读懂。

回头又复述杜拉斯的话：“每次我有欲望，我就有爱情。”开头我说杜拉斯是对的，沿着这个思路，我想说诗写者穗穗也是对的。她有欲望，她就有爱情了，这种情的欲望以及欲望之爱，在第一时间怂恿她写下了诗篇，而这个诗篇又向大地打开，期待人世间的故事被爱情引燃……

这里有一首《一个渴望爱情的女人》证明了爱的欲望使女人奋起，全诗共八小段：

“诗神”和“爱神”的“孩子”，纯净的诞生。

体内的箫孔，吹响辽阔的忧伤。

身体是欲望的衣架……多少潮湿的秘密。

女人是水做的(?)“让水燃烧，回归本色的纯”。

水是古典品质，不是所有的欲望因失功效而沉船般淹没。

一滴水在内心的黑夜里赶路（还是在爱的寻觅途中）。

被“渴望”搀扶着，驯服地垂下成熟的穗子。

“一个渴望爱情的女人”，她的灵魂爱之萌芽盛开。

最后，“一滴流浪的雨 辗转千里/手持光明”。光明是什么呢？光明正是她照亮自己的写作（诗的诞生）。穗穗把诗和爱情这两者事物撮合得如此紧密，恰恰是无意识中道出了创世纪原初的命题。其实爱情是



经过诗化而被命名的，它原本是人种传播的情色之梦，诗意的诞生使“爱”神性而辉煌。同样，诗亦是人类的情感隧道，于是它承担接纳了欲望及爱情。

诗写也是爱欲心性的一个重要泄口。

循着穗穗的诗与思的脉络，她有序地挈领我们走入一个个多因多果的关系和证明。

“我终于在一处
荒凉的沙地，拾到一把
半埋在土里
破旧的胡琴，里面刻满
他们中
情殇与蛰睡的名讳
一瞬间
黑色的眼睛划伤了夜
拂晓的光明染红宇宙
我不知道，我挂在半空
透明而混乱”

——《诗歌与我·五》

“我表达过自己
如同获得了新生
涅槃总在毁灭中
辉煌的再生”

——《诗歌与我·六》

诗歌已然是穗穗的生活方式或是生命存在的一种非物化形式。人生中每一个阶段性的生存状态，都会找出表达的方程。纵观一生，我们都有“九死一生”的体验，这里的“九死”说得高级一些就是“涅槃”，就是脱胎换骨的“再生”。

通过诗写（表达）而获得新生，可见写作正如一场消灭自己的战斗，就是点燃自己的热情，直至焚毁全部的“由来”；人生是“由来”



和“未来”链接和组构；文字记录了“由来”后，诗人的身心又充实了对“未来”的欲望……新一轮的爱情即将萌生！

在穗穗的诗作中，我读到好几处令人诧异的意象式的隐喻，使她的写作凸现“女性主义”的高蹈风格。譬如在《上帝已死》中，她把“女人”以一种新命名的“果实”：“人类的神啊/一种会哭泣会愤怒的果实/诞生”（《上帝已死·祈祷》）“骷髅的敌意 移植恐惧/它张开一对图谋已久/狞笑的瞳孔 与腐烂的时间一起/想吞噬她觉醒后坚定的目光”（《上帝已死·女人》）

我挑出这两小节精练而精彩的诗句，也是整首诗的能量放射点。从这首诗里，穗穗写是很具功力的，并且和当前泛滥的不用脑子的口语诗歌拉开了距离，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距离。短短的几句诗，让“女人”获得了“上帝”的权利。

对“上帝”一词的反动，决不意味着对宗教的反动。因为诗者发现她曾依托着信仰的“上帝”，只是个“木乃伊”。——是一个供人观赏的由许多与现实生活不相干的哲学神学虚构的“上帝”。而且这个“上帝”，是不唯一的迷惑人的产品。

灵魂请走在最前面
好为已死的上帝送葬吧
慢慢地 慢慢地
等我们一起跟上您的脚步……

——《上帝已死》

《女人书》中，“灵魂”一词使用的频率较高，还有“爱情”“忧伤”等。读穗穗，读出她的率性、真实和坦荡。但也有通常意义上的幼稚，这个“幼稚”就是她过于率性造成的。

本序文并不刻意去作诗学上的分析，不再往那些“主义性”写作的套路上去比照；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不管她是写“日常生活”还是“女性秘密”；因为任何“主义”、任何立场、任何表现手段均不会是单一的。穗穗在网络上厮磨已久，难免沾上即兴式写作的习气，这多少有些让某些诗作显得随意和流俗。这点我和她多次沟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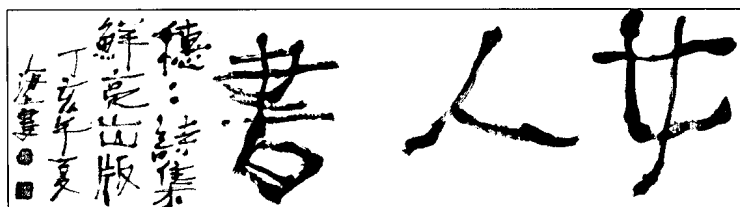


过，她在思考今后写作的状态，我相信她是觉悟了的。

我也很关注一个诗写者个性和诗写形式，从某种意境上说，形式即内容。独特的个性形式是可以传神传智的。

我个人很欣赏《女人书》最后的几首长句阵式的诗，这是她尝试的雏形，还待完善和定型。可以确认，穗穗的创作思路已豁然开阔，她会有更成熟的表达方式，提供更有时间价值的文本，我真的很期待。

二〇〇七年六月于广州



海上为《女人书》题字



我诗，故我在（序）

梁小斌

有一位女诗人，名字叫穗穗，我跟穗穗见过好几次面，也曾听过她动情的朗诵。在北京的“老故事餐吧”，我甚至听过她用心地阐述“我诗，故我在”的道理。当穗穗即将出版的诗集目录送到我的面前之时，我最想了解的就是：她究竟是如何刻画她自己，以及她自己以外的世界和世界上的人。

穗穗的诗歌令我目不暇接，在我看来，一个女诗人的想法怎么会这么的多又那么的丰富呢？！大概可以看成我首次接触到的女性大辞典。讲到大辞典实际上有时就掩盖了诗坛上对于女性诗歌的蒙昧阅读这一实质。在未阅读之前，我也说不上这么丰富的编织是如何完成的。当得知这本诗集是穗穗近二十年诗歌写作的一次总结，诗歌是她退守心灵的最后一块净土时，我有些明白这位美丽的女子为何如此执著于诗歌、倾情于诗歌。现在最简单的阅读想法就是，看看她的诗集里究竟写了些什么！

通读穗穗《女人书》里所有诗篇，可以看到这位女诗人不断成长、自我完善的轨迹。在她丰富的诗歌文本里，我能感受到她依然是一位古韵十足的女子，她的诗歌有着一种少有的凛然正气。她说：“要做一个/顶天立地/大气的人/在一场雨的面前/袒露干净的心”，她会发出：“诗人啊！你是上帝遗弃的精子”让男人都觉汗颜的呐喊。在《上帝已死》的组诗里。有这么几句话比较耐品：

拉开光明的眼罩

语言发现了黑暗

悲哀的血在焦灼的太阳里颤抖

距离苦难 我们只有一个白天

好一句：“距离苦难，我们只有一个白天”，应该说穗穗身上依然



还残留着上个世纪英雄主义的历史使命感。在她众多的组诗里，这样震撼人心的句子伏首皆拾。《断思》里的“一生被美好覆盖，且不说苍凉/不说阴谋，不说黑暗里夭折的花//纸上的圣徒……/铺开身体的砧板，任刀口的芒萧萧地落”“将信仰作为盘缠，你要的远方不远/一个待价而沽的时代，谁还在孤苦地寻觅”。读穗穗的诗歌，你能感受到一种女性天性的纯美和本真的善良，她在组诗《回归纯美》里，开头这样题跋：

不管世界如何的混乱无序

我将永远守住自己

——纯美的本能

这种纯美的本能，带着一个女人私密的情感体验和人生价值观。“水流动着，以不同形状、不同体积/带走我一生的泥沙、欲望与野心//因为抗衡/我渐渐熟悉了自己”，“没有人可以彻底洞晓的情绪/我的乐队，自我命名的身体//各部分悦耳的组合/它们相互贴近，带着微笑、眼泪/深入生活、梦乡以及未知的未来”。毫无疑问，穗穗也是无比骄傲和自信的，她在一首诗歌里曾大声地宣布：

我是自己的神

无论死去活来

都是最骄傲的轮回

天葬，在文字里……

——摘自《与寂寞有染，与爱情无关》

穗穗究竟有多少种面目出现在她的诗歌里，这就需要更加深入地探寻她丰富的内心世界。她犹如钻石一样，有着无数个横竖切面，多棱角地反射人性的光芒。“一棵即将夭折的秋柳”在她的眼里是“最先将阳光戴在头顶的少女”，是秋天的第一束火苗。穗穗有着“一颗葡萄的内心”，酝酿酸涩也发酵甜蜜。正是这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决定了她对未来的信心，她的成熟以及幸福的归属。于是“秋天的水已经凉了/少女垂顺的长发，将所有伤感的飞扬挽起/挽成一朵秋天/——别致的菊花”。从《秋天的水已经凉了》的组诗里，我读懂了她内心深处踏实真挚的情感疆土，也看到了一个行走于人间不断流浪颠沛的女子，仍保持阳光色泽、健康率性的本质。

一枝有限的蜡烛

注定与黑夜厮守终生 短暂的光明



片刻的温馨 她也是幸福的……

——摘自《秋天的水已经凉了》

仔细赏读完她的部分诗歌，让我感觉穗穗是踏实而安静的。她的才华，在她早年的代表作《诗歌与我》已经淋漓地呈现，这是她走向诗歌圣殿的第一次心灵洗礼，也是她流浪生涯里第一次畅快淋漓的诗性表述。穗穗曾说诗歌是她一辈子的情人，永远不离不弃。

有一篇《地下室的挑夫》展示了穗穗对社会与人生关注的广度，一篇描述底层人物的诗歌“谱”出了一种原始的“跃动”，有着一种浑然天成的韵律之美。“直到有人/嚷着，有活了/他才从地底冒了出来/黑黝黝的……”。不晓得大家看到这段白描文字时是如何想的？我联想到的画面是一只土拨鼠，突然从洞穴中探头出来一般轻灵，好像整个都市就是整片的非洲大草原。接着画面转到：“就着一口残茶与一群老乡/摆起喧哗的龙门阵/在休息的树阴下……”这好像一群土拨鼠在那边交头接耳，好像在说东家长、李家短的，整个画面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周遭。再看看最后一段的文字，我有必要用引号，将其中音乐的律动浮现出来。

他“嘿嘿”地笑上两声
一“甩”手上百斤的大衣柜
回头一声吆喝
“走喔”
有力的臂膀一“挥”

这几个词的运用，连贯而富有张力，赋予了整首诗歌音韵流淌的跃动。但是真正动人的不是这些意象的运用、情绪的经营。这些仅是诗的形式，最重要的是诗的本质。藉由此点出了画面中人物的乡愁、希望、贫穷、富足等等人文上二元对立元素。这首诗就有了人性的光辉，都市才活了起来。

之所以花如此篇幅来解读这首小小的诗歌，是因为穗穗所写的“挑夫”，非常有力地说明了穗穗在注视着这个世界之时，其目光之纯正，胸怀之悲悯，她拥有女诗人敏锐独特的嗅觉，还拥有男诗人大气张扬的气魄。其语言朴实、灵气逼人。在穗穗所有的诗篇里，描写这种“黑亮脊背”的场面并不多见，我个人认为虽然这篇诗歌简洁平实，却是理解穗穗所有诗歌的一把人性钥匙。这是一个必要的入口，正是这种纯正欣



赏的目光，让穗穗的诗歌笼罩着一层平民气息的终极关怀，所谓当下性的朴实投影。

因为有了一种纯真崇拜的情感基本底线，我简单地概括为“挑夫情结”，那么穗穗的《梦蝶》和《哭沙》等古韵飘逸的诗篇，以中国的一个挑夫的眼神来读的话，反倒显得那么家常，像一条家常的河流在今天流淌。

但是说到底她还是一个内心纯美、古韵十足的女人，中国的古典精神的确悄悄地孕育过她。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她是有着一颗玲珑剔透、纤尘不染的“莲心”女人。中国古典精神，看上去如同镜面一般的平静，有时也能猛然从中窜出一只轻灵的“红狐”，到底是灵气还是鬼气，在穗穗的诗篇里同样显得摇曳生姿。穗穗本人也是那么地着迷于她心灵的“红狐”。

不在你的心坎里做窝
不在你的眼眶里进进出出
甚至不在你的故事里妩媚而舞

——摘自《红狐》

红狐的敏捷，在于它的“妩媚而舞”，这里写的是不想妩媚而舞，但红狐肯定舞蹈过，这毫无疑问。如果世界和世界上的人，像那个“挑夫”那样健康、乐观、自信，那么穗穗的诗就会也像“红狐”那样疯狂的舞蹈，含蓄和狡黠是她有力的节拍。按照穗穗的原意，这样女人的舞姿，最后刻画在陶罐之上。

生于六月的穗穗，其内心并不是一朵花可以概括的华美。想到穗穗的名字，就让我联想到果实和泥土，如她所言，风暴之后的穗穗才是健康顽强的穗儿，她如同一株野地里茁壮的逆风飞扬的麦穗，于是在她的《内心生活》里，处处体现了她的思考、困惑，以及上升到哲性层面的领悟。

“零，将我囚禁、轮回/我怀疑我曾真实的存在”“看见黑暗的眼睛/在光明里摸索”“所有的高度/被挖掘者降低//我不得不活着/就像某个时刻/我不得不死去//我不得不飞翔/当我被自己命名为天使”“越过了刺痛的往事密林/我是我花，索要的果实”“只能放低自己/用生活的盐/用我崭新的泪/活在寂寞的流淌里/在低处”，我无法一一列举精彩的句子，只能窥一斑而知全豹。



穗穗给我展现了一个非常丰富、全新的女性辞典大全。其组诗《女人书》更是打破了常规的一些拘束，完成了一次从唯美、浪漫的朦胧诗性，上升到悲悯、思考的现实批判。在一首《关于成名的假想》里，穗穗说：“请给灵魂一个书号”，穗穗还说：“必要的名声是必要的肯定”。我读到穗穗的诚实和坦荡。诗歌中的宣言，当今应该没有几个诗人曾如此大胆而无畏地喊出：“谁给我一个书号，我将给予他一生！”“请给灵魂一个书号，我将用一生诚实地写作”。是的，穗穗是有能力、也有实力出版自己的诗集，可是她渴望有人能真实的购买并欣赏，现在我明白穗穗为何不顾一切地写诗、痴迷于诗歌，因为她所书写的是自己的一切，她渴望的是一种价值的真实发现和认可。她是安静的、丰富的、纯美的，一如她的诗观。我也明白了她为什么曾说自己：“作为一个诗人，我实在整整迟到了十年……”。

在这漫长的二十年期间，穗穗一直默默无闻地坚持着，她不为发表而写，陆续创作了两千多首诗歌。这个数量是相当惊人的。她曾和我聊过，她有时不知道该如何取舍自己的诗歌，也许是她太爱自己的“孩子”了，也许她早已将整个生命和身心都融入了诗歌创作中去了。她的确是用生命写诗的女子啊！

穗穗渴望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都做一个幸福的女人，在海水里度过苦涩的一生。她用《秋天的躯体》，用弓起的脊背诉说坚强的水，她要挺拔地站着，倔强地在阳光的底色里，与大地的风景融为一体。她是《陶罐上女人的舞姿》，在失手的陶醉里，获得重生。她决不妥协，醒在《阳光之上》，要和世界一起温暖。她《用心写成的诗歌》里，有：“母亲的温良，父亲的坦荡/孩子的天真，妻子的娇憨”，而“每一行文字/都是自己的血脉与种子/一生钟情于方格的阡陌/性别的扉页上”，穗穗宣言：

我
是一首曲线玲珑的诗作
是麦地里被镰刀遗忘的
最后一束野穗

如同女性辞典一样丰富的穗穗诗篇里，总是蕴含着水和泥土之间的交融关系，无论是麦地里被遗忘的最后一束野穗，还是陶罐上女人的舞姿。这个世界上的男女有时就像罐那样粗犷，像陶那样妩媚。



陶的妩媚 罐的粗犷

我妖娆缠绵的舞姿，突然

活了起来，在一声失手的陶醉里……

“在一声失手的陶醉里”，这句话说得何等好啊，穗穗并非真的喜欢聆听陶罐的破碎声，其实陶罐某种意义上，正是穗穗本人纯美的化身，她之所以破碎，是因为失手的陶醉，或者说是来源于生活的压力和情感的压迫。在异乡不断流浪、寻根的女子，渴望爱情，又不断受伤。于是她的内心里渴望被欣赏，又害怕被伤害，她的身上有着一种凄迷的忧郁气息。可是我们还是会追问：穗穗的陶罐究竟是如何破碎的呢？

我不知道穗穗究竟经历过什么？但是通过她众多女性意识强烈的诗歌，可以感受到穗穗骨子里隐秘的疼痛感和与生俱来的耻辱感，穗穗无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传统女性，于是这种疼痛感又比一般的女诗人来的更敏锐和强烈。穗穗说：

在疼，还未到达痛的时候

——摘自《短句和长句》

黑夜不疼 女人不哭

——摘自《纸》

你还想痛哭一场

用文字的清白，悼念夭折

——摘自《一天的四种状态之午夜》

可以说穗穗通过一系列独特的内心体验，将生活赋予的种种疼痛感，一一摆放在读者面前，并且晾晒在阳光之下。我们可以感受到：疼痛是女人一生中最强烈的多次体验。女人无论是初为人妻还是初为人母，都必然要经历一次人生疼痛的洗礼，才能获得进入角色的权利。穗穗作为诗人，首先关注的是人，其次才是女人自身。但是在尊严和屈辱交锋时刻的难度是：女人又首先是“在女”。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穗穗的大部分诗歌体现了这种“在女”精神，我不知道她是否注意到这个“在女”状况。“在女”状态，也许是中国当代女性诗歌的一个基本状态。“在女”状态下的诗歌，很像一个自由下滑的滑梯，稍不留

